

集部

東園文集卷五

明 鄭紀 撰

記

寒栖館記

武夷之山環轉九曲溪流因之而曲或三峯四峯或五峯九峯曲中為峯三十有六皆奇秀險怪峭拔磽礐不類人間境天下山川不可盡知在閩中此其第一也有

宋大儒晦菴先生愛其幽深靜寂不雜塵世乃築精舍于五曲隱屏山下以為講學授徒之所九曲適中處也視諸曲山水頗夷曠衍沃而奇古過之舍之旁有堂曰隱求曰止宿曰仁智齋曰觀善館曰寒栖塢曰石門亭曰晚對曰鐵笛又有釣磯漁艇布列左右一時諸儒聚會講道遊息繼往開來實關天下萬世斯文之命脉亦武夷山川一時之遭遇也先生沒精舍而下驟以頹圮
國朝正統閒先生八世孫詢等復建書院三間于故址

像先生其中左右各翼一室自隱求堂而下則皆蓁莽焉成化閒崇安令張銳又建屋三間於院庭之左以為士大夫拜謁者更衣休息之所方成未扁而去癸卯夏五月紀與鄉年友監察御史林君貴實同起告中上京師舟過此山之下因晉而舍茇焉是夜宿于張所建屋中時當初伏夜半之後寒氣偪人翊早紀謂林曰是屋正先生時所謂寒栖館也林曰然遂援筆為書而扁之俾紀為記庶見者有所感而隱求諸堂可因此復焉紀

以天地之氣動則為陽靜則為陰陽為暑陰為寒則寒實靜之所生也人靜則此心虚明自無外擾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由是而制羣動鎮萬躁無施而不利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也先生學集大成偉然為千百世之大儒非自此中得乎紀自幼讀先生之書即求先生之所以為學篤志立行亦既有年矣而猶未領其要兹幸謁先生之精舍而假寓焉寤寐之頃受教深矣於是乎書

漳州府社學記

聖希天希之則天賢希聖希之則聖士希賢希之則賢希之之道如何學而已矣夫人之生四端萬善皆天所賦宜人皆天也然理一而氣殊故有未天未聖未賢之等學也者所以去其未而復其皆也故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入其小者閭巷之學也十五歲入其大者王宮之學也大學之教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其極可以參天地而贊

化有小學之教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歸在於收放心養德性而已夫心不收性不養格致誠正且無其地而況於修治參贊也哉是小學所以立大學之基本而大學不過收小學之成功而已所謂小學則閭巷之學是也古人閭巷之學即今之社學也近世父兄之於子弟幼小入鄉校即俾其習對偶文字之學灑掃禮樂之事目不及見古人之所收者今則放之所養者今則殘之小學之教已蕩然矣及俊秀而

入泮庠則又穿鑿經意雕繪詞章以媒利祿他日偶得一資半級則蠹政殃民貽患後世大學之教又掃地無餘矣所以然者豈但泮庠之誤人耶實由鄉校之誤於其始也用是南海羅君列以監察御史出守于漳討賊子民百廢具舉又能首興學校作養人材郡邑泮庠文風大振既而慮夫基本不立則涵養不深趨向不正器識不大德業所施亦難遠到乃遵聖朝舊制請于提督學政憲副杭君濟設立社學于城北芝山之麓北枕天

寶南襟長江鶴山圓嶠環拱左右學之規制前後二堂堂皆五間東西號舍十有六間外為大門繚以周垣井庖湢溷莫不備具經始於弘治乙丑仲秋之朔落成於明年正德改元孟夏之望祭享已畢遂選民間俊秀子弟百三十餘人為社學生禮請致仕知縣胡舉以主其教立教規十有二條俾其習學有常所考課有定期静專無外誘之敓循序無躐等之病昔之已放者今則收之昔之未養者今則養之藹然古人小學之遺意而大

學之教將有待而收功焉去未復皆此其第一程也郡之士大夫曁學師儒走書因邑庠生王儒來請予記其事予以事有倡有和而後可以成功漳在宋淳熙中朱晦菴先生來守因民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民命父老訓說以教子弟時北溪陳安卿從遊郡齋晦菴喜語人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是晦菴漳之倡也北溪漳之和也今羅君以社學倡漳不知郡齋之中有後生小子如北溪乎否也是為記俾刻于石

上虞縣重興文廟記

虞紹屬也東去紹百有餘里學宮在邑治東南宋慶歷中創國初重興之迨今百有餘年傾圮已不支矣又雜於市肆明倫堂去文廟後簷不盈丈晝晦如暮成化間分巡憲副魏君仲禮令移後丈餘稍容諸生敘立而文廟之前尚為居民夏姓侵偪自戟門之外中道轉西而左櫺星門在廟之東南隅當中則夏屋也予昔巡學繼魏而至詢邑博諸生得狀遂召夏諭之與其直俾遷他

居索價數倍迺集鄉耆與師生雜估實值如數與之隨

券于官而立限移徙矣廵按與子不相能移文革之夏

遂挾以増直有司陰與之以緘口且踰徙限予再至繩

之以法并還所増于官夏愳遂徙去而廟地始克方正

乃集工相材諸生晉曰邑有淫祠數十所材木可用祠

有株木數十根材可梁棟遂命工伐之時有豪門取斵

為坊製有司欲寢其事而補以他木予聞之悉捕逮置

于法而材始備矣適邑有湖田之訟其所收者在官民

之閭屬太守曾侯以三之一助僦餉得粟千餘斛付邑博以經理之先文廟次兩廡次戟門皆因舊基而增以深廣又次櫺星門即夏之所屋處也始事於弘治元年某月畢工於某年某月鄉貢進士賈宗易率諸生請記立碑夫聖人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虞固文獻地也況以帝舜子孫封邑而得名則其祖父餘澤當有存者諸士子其處家庭之間亦曾夔夔之齊慄乎其曾亦憂而亦喜乎況舜處其變吾則常也

舜處其難吾則易也借曰皆變而皆難舜丈夫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孝弟之訓非但可施於虞庠也因其素所習聞者而利導之則易從也曾侯名璲郴陽人縣令林休廣人博禹庾開人繼侯而守收全功者予鄉友游侯興也

僊遊縣文廟祭器記

周頌言祭祀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孔子仕魯先簿正祭器孟子云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古人重

祀禮嚴祭器也如是仙遊文廟祭器縣令四明王公燊重修學宫時所造也籩豆以竹几案以木鉶登之屬以甆惟簠簋爵盞則錫焉正統末沙寇入境諸器皆毀逸無存自後臨祭則旋假于民家穢陋輕褻不可勝言成化壬寅秋八月上丁又如之時子方修造臥龍橋積有竹木凡几案籩豆之屬竹木所為者命工就彼製之成則歸于學宫飾以硃紅其餙膳之供則縣令彭公之區畫不征於民也簠簋之屬前以錫者今則範銅為之紀

與諸士子洎範工私議每器估值幾何邑之人好禮者幾何家量器直而鏤好禮者姓名於上蓋因其力與其意所樂為差也銅登之屬鴈瓷為者則德化治人所領也既成每器皆以僊遊縣學文廟祭器八字為誌且籍而記之庫而藏之以付諸典守之人孔子曰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然典守之過非專於毀逸也因事而攘竊者亦多矣嗚呼悲哉昔者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使吾邑大夫其能體夫子入廟之敬以時而修葺之吾庠師

生又能體大夫之敬以時省視之則凡奔走廟庭之下者莫不有孚顒若何有如前之所慮也耶器數詳著于左

興化郡守王公遺愛碑記

士大夫出為君用皆欲澤被當時名垂後世然亦顧其所遭遇如何不可必得也世有抱設施經濟之材威雷霆澤霖雨而置其身於凸坑棘梗之地令之不行禁之不止雖家喻戶曉亦無如之何是地之負人也或有畏

法向善之邦家詩書戶禮教而吏之以殘墨庸陋之夫民疲而故擾之民羸而又獵之雖良阜之家未免去而流徙起而為盜是人之負地也地負人者十一人負地者十九若太守王公之於莆其庶幾兩無所負乎公諱弼字存敬係貫階封已備周方伯梁石所撰墓表不重出此特推本其家世始末為莆人道焉公之祖南畊處士以禮義倡宗族立祠堂置祭田訓子婦耕讀蠶績禁止奢縱家門之內若朝廷然父和州判官急流勇退以

養二親申明家訓視南畊尤謹台人論士夫家法必首王馮公為童丱時耳目所見已栢栢滿懷及登進士出宰溧水不假刑威而吏畏民懷召為刑部主事時畿人有獻民田于戚里者上命公覈公訖戚按版田悉還民廷議多之弘治庚戌莆郡守缺命公來守下車首以抑强扶弱培植善類為務倣古保甲法里設正副以領編户鄉有訟先就其曲直不服則直于官遵時制建學郡城中禮孝友篤行之士劉子賢於中選子弟俾受其業

禮教大行莆俗丕變民閒有孝子節婦未得聞于朝先榜其門庭以奬之鄰郡有水口驛人少役多鎮藩欲割莆之編戸助之公曰吾郡二驛民且不堪遂疏于朝罷之漳寇起鎮藩議徵丁壯於莆公又曰設丁壯者爲各守其土也寇在漳徵于莆寇在莆則將誰徵耶力陳不可議乃止丁巳春公書績于京戊午秋還十月省參得疾歸遂不起實是月二十四日也是日闔城爲之徙市舂不相巷不歌吏民耆老匍匐赴哭者郡廷不能容越

月訃至家和州公遣其伯兄烜與其家子坊來歸其櫬郡民欲弗與曰客死客葬禮也公去如吾民之哀思何諸官僚折以大義不得已廼乞留衣冠以葬烜坊許之廼製棺柩納衣冠於中如公在殯時卜地於前故守李公春之墓左擇日舉柩往葬闔城内外隨轝敘哀者縞素蔽野既成墳廼作亭于其南立碑以表之名曰遺愛父老相率請文為記予以天下事有似偶而非偶者按莆郡誌國朝洪武十三年開封有李公春者守莆卒士

民卜地城南篠塘山之原留衣冠藏焉去今百一十年墓復于墟者久矣公往歲閲誌得之親詣墓所剪荆榛立石以表之自是莆民追慕如新詎意才二三年閒公遂與之鄰穴耶因考李公政績修堰築城民多德之然政尚寬平未必如公之精明果毅然遺愛之在民者亦大畧相似夫事之偶與不偶在天皆有成數不必泥也但公之生不負莆人公之歿莆人豈負公耶遂書之以告繼公之守莆者

邑侯王公遺愛祠記

士君子吏人之土地有在官而思之者有去後而思之者有殁後而思之者有殁既久而思愈不忘者狄梁公祠於生何武思於去後羊祜則墮淚於既殁若没久而思愈不忘者予偶未得其人焉吾邑侯王公彛友倫浙之四明人少學刀筆以行軍院史從事總兵官幕下拜左軍都督府都事尋出宰兹土吾邑自宋元以至國初為鄉四里二十有六民數宋主户二萬七千有畸客户

一萬三千有畸元至國初則不及萬矣宣德以來則三

而又去其二里數亦隨而遞減焉公下車閱版圖即集

耆舊而叩僉以困於賦役亡命他邑告公憮然曰司牧

者何為也即令於邑凡民間利害有當因革而罷行者

其悉陳之吾不畏其難也於是民之久逋者差人齎榜

招復之給其牛具種粒復其役三年未幾逋民攜襁而

還者相屬於道田土久荒者募人墾闢三年之後徵其

稅吾邑今日地無遺利實肇于茲亡戶之粮貽累里甲

積五七年壯者搒拷無完膚婦女老弱無室處公上疏免其半邑舊有潭邊風亭二巡司洪武中遷吉了小嶼之海島原僉民兵隨之山民不慣風濤且越百里赴役死亡者過半公疏免之宣德間多差内臣適藩南諸國驛遞不勝其擾且有法外之需公往風亭於近驛人家閉戶偃木於地筶之俾人應杖呌號聲徹驛堂内臣問故以縣官杖併夫價䦨亟諭止之而去先時遭此莆仙夫數以縣拘出公力辨曰夫出於丁戶莆二百餘里仙

纔十餘里何以縣為是後夫數但隨里圖為多少莆不能屈從之又楓亭驛雖仙屬實為莆界民不敷其役公疏割莆附驛五里之民以足編數縣治舊遭兵燹官吏僦舍於民覆茅故趾日數丈始治事懼猛獸也儒學尤甚邑多山材木為宜向悉為鄰邑所有公移文設榷十而取一閱數月材積如山遂禮大戶好義而有力者助餼僦不踰年縣學俱告成而小民不知琴堂幕廳官衙吏舍秩如也廟貌祭器講堂齋號煥如也牆垣未備則

躬率有役于官者教諭張公侗亦率其齋丁相與舁土而築之落宴之日四周無不完固者縣有公學有張亦仙民一時之遭遇也先時司府差催之使徵求無厭公令多織草屨于庭來者人與其二自是縣庭無使跡民有訟者進之膝下醖藉以盡其情俾其退自以曲直愧謝有不伏者然後法以繩之獄戶常不閉古人愛百姓如已子視公事如家事公其有焉公以宣德癸丑莅政正統丙辰捐館首末四年卒之日吏哭于庭農哭于野

行者哭于途舂不相女不飾市罷數日柩行邑坊張德源氏留其小像以寓瞻思闔邑老稚拜送溪滸哀泣過於初喪遂謀立石於通衢刻曰倦遊縣知縣王公愛民父母云成化乙未邑耆茅宏贊等以石刻不足以報侯德謀率仙民而血食之請倡於江西少參陳君漢崇少參遂與張叔華茅常身卜地於東郊之外深廣各十丈面陽環水中建祠堂塑公像前有門兩旁有廉東西翊以兩室為守者之居經始於是年十月畢工於明年四

月叔華德源氏之孫常亨宏贊氏之子祠雖合衆志而成而二姓之力居多焉祠堂成十有三年予廵浙學至明訪公之子諭以立祠之意族子某得其風來拜祠下邑人迎致餽贈無虛刻蓋愛之深而及其所似也又三年少參以書請記於予嗚呼一土地也一人民也一風俗也公出雜流任官僅四載捐館五十餘年而人思之不置如是所謂没久而愈不忘者也後之代公者由聖門而出或不止四載而猶在官民惟恐其去之不蚤其

故何歟因書爲公祠記且以訊夫後之爲父母者

光風霽月亭記

福之郡庠有亭翼然於明倫之東少南爲師生游息之所蓋有元大德間主教東武劉君內直始建也亭成謀名未得適民間有獻其所藏宋晦菴朱先生光風霽月四字遂扁之以名其亭越今幾二百載亭僅存而扁已逸所揭者特摹本耳成化丙申華亭唐君廷貴以司寇正郎出守是郡明年因學宮傾圮悉撤而新之以次而

及於兹亭然每以先賢遺墨不可復得為憾亭成逸扁復出唐君大喜遂揭於亭中亭環以沼廣盈畝袤如之甃以巨石翊以疏闌通以復道沼之中疊石為島象海外三神山松桂菱藻覆島浮波每天朗氣清風光月霽萬象森然犀顏俱寂是亭雜處於中不待繪河馬洛龜而渾然一太極之寓也亭成唐君選樂賦詩因落而宴輓千古之清風為八閩之勝會教授暨諸士子以㳟事不可無傳請記於予予以為治有本本立然後治成我

朝列聖建學育材主之以師儒董之以臺憲其制諭必先德行而後文辭今唐君下車首興學校而遂及於光風霽月之亭蓋以諸士子進講退食之餘尋芳咏歸之際見其逝則知在川之如斯觀其瀾則知斯道之有本使其襟懷洒落而風月無邊胷次悠然而光霽可掬他日待時而動隨叩而鳴其盛德豐功光明峻潔可以塞宇宙越古今則是亭之助不亦多乎於是乎書

湖船記

客有問於南湖主人曰君子有憂乎曰有君子亦有樂乎曰有是二者皆性藴諸中情發於外君子惡得而無所貴者發而中節焉夫人之生方其少時趣向未定憂樂或有不得其正者及其壯也學成於已出為君用上焉為德下焉為民日夜憂勤惟恐啓沃之不見納仁澤之壅下流周之思兼召之勤恤其憂何如蓋先天下之憂而憂也及其老也名遂功成奉身求退卧邑穴友禽魚賦詩結社戸外之事耳不聞及裴之緑野張之午橋

其樂何如蓋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古人幼而學壯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是謂憂樂之中節非君子不能也主人自登進士入翰林侍講經筵出提學政歷國子監祭酒以至今官雖嘗乞告二十餘載而勤勞中外者亦如之弘治甲子年踰七十乞骸而歸以屏山世居多警蹔寓邑坊之南湖書院院之東為學宮宮之南有湖曰南湖唐宋盛時邑有三湖西門之外為西湖邐迤南東流如環帶至學宮之南為南湖又邐迤

而東至東門之外為東湖今東西之湖已田而南湖尚存別有支流通湖繞綠過書院之門主人取以為名者以先祖三公倡道于莆之南湖是湖實主人之世澤蓋先得也湖寛十餘畝深數丈可以操舟泛遊為樂今主人造舟于湖名曰湖船亦歸樂之一事也船長三丈八尺廣五之一深視廣三之一頭至前將半長丈一尺操篙者所立中長丈二尺可容几硯坐席後長四尺可安牀榻尾長亦八尺櫓柁之所上覆以蓬竹篾編之夾以

翦葉兩邊有屏木格竹編可啓閉魚網一罾二簾一釣竿十餘小庖一瓶罏碟碗環列左右酒殽蔬菜各實其中主人當天朗氣清景物和暢則葛巾野服呼童操舟泛于湖上啓屏推蓬淨几擁席網者撒有鯉有鯽簾者遮有魚有蝦罾沈波底釣垂水濱或黒喙頳尾或巨口細鱗其活潑潑筐筥斯盈主人迺呼童治庖以烹以蒸引滿自酌耳熱面醺一醉而臥萬象氤氲宇宙衾枕雲霞帷幙林塘室廬溪山城郭齊彭殤一胡越物我兩忘

襟懷洒落不知人世間更有何事可以擬主人之樂也客又晉而問曰關雎樂而不淫君子動爲世法主人之樂無乃過乎恐非示法於子孫也主人笑而解之曰吾官居一品壽踰七旬休䟽十八九上然後得遂今日之樂有山水之真趣無聲色之荒淫自奉無兼味留客不及肴客有攜壺而來視予爲豐約雖不敢自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然夫子與點之氣象亦或庶幾焉吾之子孫仕宦而歸之數事皆如予則其樂如予

之今日亦不為過也若夫蠹國厲民以充囊橐與白衣官舍徒以富貴驕人奢靡壞俗者幸毋以予為藉口客默然而退因書之以為湖船記

鄭氏祠堂記

祠堂之立非人子之得已也夫人始生父母膝下喘息呼吸一氣相通日之提抱毛膚相摩夜而寢眠口鼻相依初不知孰為父母孰為子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未嘗瞬睫之相離迨夫子年漸長則父母之氣漸衰既衰則

疾病相隨不得久生於世矣故孝子於父母之未疾則日奉甘旨以養其氣體既疾則問醫奉藥以調其脉候唯恐子身與父母一日不相見也不幸父母一歿乎昔之相摩相依者今則絞歛於棺槨之中烏得復見之哉於是傳真以肖其貌結帛以棲其魂朝夕哭奠食時上食但欲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歲時改易几筵難以長設則擇地治塋舉棺槨而葬埋之體魄既歸地下神魂當迓室堂於是立祠堂以棲安之每晨朔望拜謁四時薦

享思其居處笑語與其所嗜所樂但欲見其存不忍見其亡夫以几筵代甘旨則向之生者今則死矣固人子之不得已以祠堂代几筵則向之存者今則亡矣豈人子之得已耶近世人子之於父母提抱寢息相摩相依之不相離者大抵皆同既長之後妻妾之相離財產之自私德色誶語視父母如塗人況甘旨乎父母既沒衰經几筵略應故事而已曾有哀痛之心乎既入祠堂四時朔望模倣禮文而已曾有追慕之意乎以予觀之為

人子者生不能致養於甘旨徒陳列其几筵死不能盡哀於几筵徒創造乎祠宇自少至老一段虛文以待父母可笑也亦可悲也吾邑樂山鄭氏與予同南湖三公後其白眉之良曰伯真公者嘗作樓於傅龍圖之故址名曰樂山欲占羅峰之形勝竟不克終譜圖雖序而祠堂未立伯真之子誠本蚤孤遷徙靡常亦未暇及誠本之子儀祥奉國恩授七品散官一旦奮然曰祠堂之建迺我祖父有志而未就者我不任其責豈繼述耶遂鳩

材名工創爲三間於蜚山之陽中列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後有燕寢前有享庭歲時祀事昭穆有敘私居之室分置左右始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請予記之予以祠堂之立由於几筵几筵之設由於甘旨予以論之詳矣儀祥富而好禮仗義輕財自郡邑大夫族屬姻朋與夫田野細民貴賤疎戚禮意有差無或遺失其於尊祖敬宗之道可知矣三丈夫子兩游邑庠一應門戶今當父母具慶之日甘旨之奉乃孝道之第一程也

繼三子之後子孫曾玄千百世之遠不知以予言為何如是為記

楊氏祠堂記

古者天子七廟諸侯大夫士遞降以兩而門堂寢室之制自若也至漢叔孫𦘕禮孝明亂命而廟制始廢雖天子之尊亦為同堂異室苟簡之法夫以七世之室并列於一堂則其室不過如今之板隔僅容一椅棹而已非復古之東房西室由窔而宧而屋漏而奧之深邃也近

世諸侯大夫士皆不得世世其國邑併同堂異室之制亦或有未備者宋仁宗嘗詔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為之定制時立廟西京者潞公文彦博一人耳惜哉淳熈間紫陽朱夫子迺取周公儀禮士祭禮之篇與近世司馬公之書儀韓魏公之節祠酌其宫廬器服之制可通於古今者名曰祠堂以為士庶人家奉先之所天子諸侯大夫不與焉蓋祭有禴祠烝嘗而祠為春祭言祠所以該禴烝嘗也廟有門堂寢室而堂則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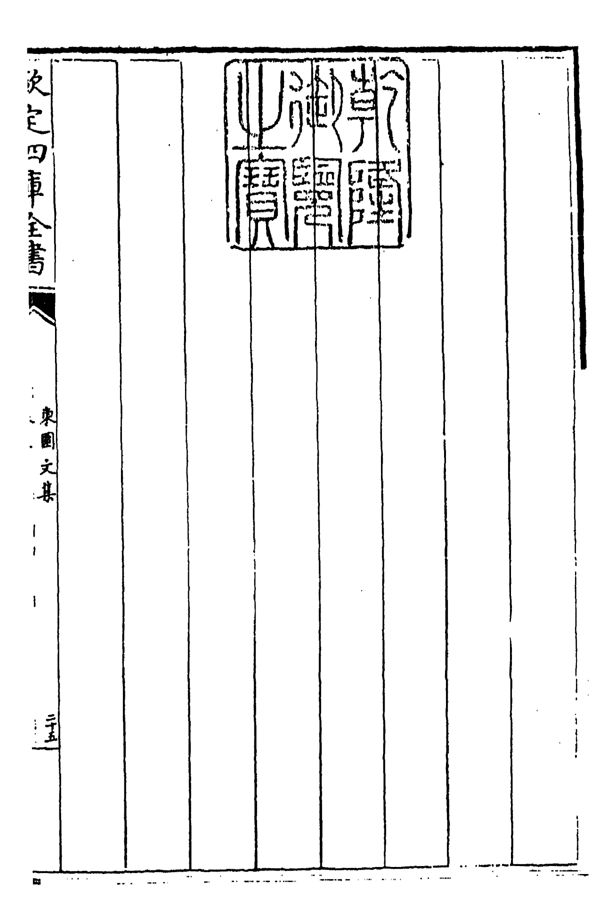
大言堂則該門寢室也其制三間近北一架隔為四龕
龕設一桌桌置一櫝櫝藏兩主四世遞遷以西為上旁
親無後以班而附門庭廚庫隨地廣狹繚以周垣此祠
堂禮制之大都也然唯士可以行之大夫而上則倫其
先矣紀受業師默菴楊先生莆之陽城人贈某官循菴
公仲子由天順丁丑進士累考功郎中以河南參政致
政于家戶外事耳不聞唯以先祠未修是愳遂謀諸伯
季乾大宗重以貲倡族人而興之今已落成既鐫石于

碑陰又走書命記其事按楊宗譜其先世有宣義公者遷居陽城今為陽城始遷之祖或謂其自弘農徙閩或謂其自光州徙閩而陽城之楊實自閩徙也舊祠在居室東北規模隘陋七世祖致政公已重修之國初九世祖安行公以朝官歸省又拓地而新之時忌者訐其過侈疲民没于官其地遂為族之豪者所私成化初族長崇進貴成等欲聞于官乃復今新建之祠即故地也堂中三間依世次列龕以奉諸宗神主扁曰存著堂東則

祭器庫西則遺書庫左右有廂前有中門扁曰楊氏祠堂門之左為宴享所右為致齋所蓋視紫陽之制而增損焉然先生之秩三品階大中大夫於古則為州牧連率也而奉先之禮反下同於士庶不亦偷乎曰非偷也制也蓋凡天下之事其幾有在乎人者有由於已者彼朝制崇卑歴代因革非臣下之所敢議此幾之在人也仁敬孝友之心周流於奠獻燕享之閒則秉彛之固有者此幾之由我也楊之孫子譜于堂者奉祭之時其能

齊心一慮而致如在之誠或跛倚怠惰而無所致畏乎既祭而燕其能明其昭穆致愛敬以隆親親之恩或毛齒弗別唯酒食之是嗜乎既燕而歸其能念水木本源之義吉必告凶必訃危難必相恤或不慶不吊相視如路人乎其能幼而孤長者字之老而衰壯者扶之貧窮有資而疾病有託或利其兄弟叔伯之死而謀立繼其產業乎其能篤骨肉之恩不屬耳閨門而外禦其侮或婦言是聽以相仇自撤藩籬以招寇乎其能折券棄責

仁及三族俾鄉閭賴以舉火或蠅營刀錐是較不相假貸一門之内不啻胡越乎其能和厚雅飭事鄉之長老如父兄或驕淫頑虣視父兄如鄉人乎其能積學掄行應聘于時為國家策勲業而顯祖宗於地下或藉勢結納不遵家法而漁獵小利於一時乎之數事者其幾皆在我而不在人苟能隨其美惡而致戒勉於立心行事之間則斯堂之光不亦大乎是固建祠之本意亦作記者之願望也是為記


乾隆御覽之寶

東園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園文集卷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孔繼峰

謄録貢生臣張丹崑

東園文集卷六

明　鄭紀　撰

記

重興善世橋記

留都之南門曰聚寳門門外有橋曰長安即古之長干橋也長安之東稍南有橋曰重譯即南朝東晉之朱雀橋也其西稍南曰善世橋即南朝劉宋之躍馬澗也宋

武討賊賊敗馬墮澗中人謂之落馬澗又謂躍馬澗時未見以橋稱歴宋武至今千有餘歲是橋不知造於何年國初徙建天界寺于澗橋之西南扁其山門曰善世法門橋始因之以名或其時天界主僧亦曾重修之弘治丙辰橋已傾圮柳君智偶過而憫之遂以興復為已任都城内外樂善好施者隨力有差於是筮日興作坎地三丈餘得一小石碑首刻曰建造躍馬澗橋一所中曰慶元二年三月知宫事賜紫吕志淳副知宫程應澤

并勸緣司庫石工姓名柳君始知劉宋之初只稱以澗趙宋之末方造為橋大喜欲妆二宋之成功橋廣八十尺袤六十下圈石為門上砌石為路两旁翊以石欄車馬往來如履平地落祭之日守備成國諸公喜懋績有成請記其事予嘗讀王介甫題躍馬澗詩云小澗何年躍馬蹄白沙翠竹淨無泥石橋流水行人過野路斜陽倦鳥啼介甫仕仁宗之朝至度宗慶元幾二百載詩中已以小磵與石橋並稱矣昔吴城石頭是澗在其國門

之左行師振旅必經之地其力豈不足以橋之也且淵在平原初無高山峻嶺非橋則戰敗之馬安能墮於其中耶由是觀之或宋武之時已有是橋非始於趙宋之慶元也明矣然此歲月久近亦不必深泥但是橋在都城之要衝傾圮已非一日官僚經過者亦非一人而柳君獨能視民病涉如已病之不憚勤勞以成厥功往來行人無有不被其澤者其亦可嘉矣夫是為記

新河鈔關浮橋記

新河鈔關在皇城之西大江之東南而川廣閩越北而
燕齊陝汴凡貨物之待價商賈之射利畢集於是城中
諸市居者行者皆視之為盈虛國朝因其逐末之衆設
榷征之凡賈舟之來必先報稅方許貿易課額歲不下
數百萬又慮物聚必訟迺令南京戶部歲簡署屬官以
領其事都臺則以道史一員偕之以參錯其議蓋重之
也弘治丙辰部署則主事王廷簡道則御史張時措市
法嚴明物價平稱勢豪不敢顓利歲課不致虧額官民

兩使之往歲闕濵大江時受衡鬣官廳將為江有視事者危之每春水發生江潮暴漲則河流柏岸舳艫充斥椎木不能拘兩岸澗絕人畜往來不得自達民甚病焉近請于朝徙闗入河内之半去江頗遠廳堂垣宇視舊尤為宏偉而河流椎木仍之民病猶存廷簡迺集賈客土人雜議之曰吾欲造舟為梁横截于河名曰浮橋俾官可椎而民可渡如何衆心咸喜闔助緡錢有差廷簡以謀時措相與籌畫所宜遂召匠須材渡河廣若干尺

造舟若干艘舟修三丈有畸廣居其一闔若千艘鍛鐵為鏁縻于兩岸中為交紐以時啓閉而通税物舟修中三之一横施棧道人畜往來如履平地河有潮汐橋隨之高下而渡者初不之覺昔之病者今則便之橋甫落廷簡獻績于朝而員外郎鄒元吉來代又於棧道兩旁翼以扶欄盡舟所至渡者又便之迺以大功告成不可以無記述龔石請文於予予以古人啓閉從時以濟不通城郭牆塹以為閑門戸橋道以為啓周禮夏官司險

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而達其道路文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是浮橋之從來亦甚遠矣子產為政於鄭田有溝洫廬井有伍衣服有章可謂能平其政矣顧以溱洧之水濟以乘輿孟子惠而小之是橋梁所關亦甚大矣今廷簡諸君子以明進士筮仕留都關榷之事特其小試而能使國課有程市官有法又以餘力成斯橋其亦可謂知為政者也橋成未踰年視事者已兩更易繼此不知其幾且不知能如今日之用心乎否乎

不得不為斯橋慮也故書之以貽後之人

登瀛橋記

文賢為里山環如廓屛山里之西梁山里之東其南為仙臺北為紫帽自紫帽之麓至梁山俗謂之東都自屛山至仙臺俗謂之西都溪有自紫帽有自屛山兩股而來者因山勢也路亦分為梁屛之兩岐者因於溪也成化壬寅屛山居民病舊路陟降凹凸之艱乃為之擇平疇阡陌可通行者而易之其末兩岐合而為一然必

涉屏山之溪然後可通于朝天橋而東至城邑焉予又於合一之處為之路石為橋使東西之民合於一路東西之路合於一橋焉橋方定基予治裝北上終其業者則從父直菴處士也橋二門門各二梁梁之間闢之令相去尺許闊以横石所以代梁而廣橋道也始事於成化壬寅冬十月畢功於明年癸卯夏四月橋成鄉人以予方復職業于瀛州乃名之登瀛俾予記之予以是橋為吾里要會之衝合衆途而一之者也凡吾民者家無

異政鄉無殊俗合閭閻桑梓千萬人之心為一人之心其所造斯橋之意乎若以其名論之方今聖天子崇儒重道里之子弟挾策彈冠觀光上國者皆由於是豈予所敢專者哉姑誌所造之歲月以待後來

重修鹿鳴橋記

歸德鄉之碧潭有橋曰東溪以澗流出民居而東蓋名之以其地也其創始莫考歲月明又甲午河伯為災故址盡去不得已横木以代之隨易隨朽徒輿交病越六

年己亥予與其鄉之老吳君廷瑞余君禹錫往相之是夜宿吳門有鹿鳴于山厥明吳繫一鹿而歸再宿又如之予起而賀曰鹿鳴之歌所以賓興賢能也今橋興而鹿鳴鹿鳴則賢才出今二鹿相繼而鳴其兆豈偶然耶故改東溪為今名橋二門梁以石因其舊者四易其新者二也始事於己亥之十月畢功於明年正月時因落為燕勤事之人咸集故書以誌之且有待於方來焉

活水亭記

弘治庚戌予在國學華容司訓鄭恒泰時方拜除將之任謂予曰楓溪山水先生之舊遊也陸氏園亭楓溪之勝槩也所植荔多奇品環左右至有不可名辨者荔旁種桃數十株為桃林桃外夾植以柳為柳徑地之平者韭之涔者芰之編菊為籬叢蘭為谷垂釣于磯鋤雲于圃又有冒雪而花之莊敲風而鳴之塢千態萬狀層見疊出一坐之中觸目成景各因其本有者而名之未嘗定名而通稱之也亭之前有池一方涓涓自赤湖焦溪

而來注于池中不雨而盈不旱而涸汪汪洋洋清澈可愛是亭翼然臨於其上乃名其亭曰活水亭未有記之者嚮先生在浙天子以大司成召某嘗詣請茲復申懇於雍唯先生惠教之予曰諸景衆而水獨衆者不得名於亭而水獨乃專之是必有故也蓋盈穹壤間之庶類萬物皆天地一氣所生然天一生水而水為萬彙之長其氣潤下又能發生萬物園亭中景物雖多皆待之以生水專其名不亦宜乎然水不活則景物所仰有時而

盡不足貴也唯其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是以萬物之來隨取隨足此所以收諸景之成功而無愧於其名之專也雖然予於斯亭有感焉二人之身自家庭至於鄉邦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皆有禮節名號於其間苟非吾心之一理以貫通之則虛文陳迹一步豈可行哉子歸見某爲我謝曰水之活可喜也不可恃也苟積以歲月而無疏鑿濬導之功則將有沙泥淤壅而不活矣予將乞骸而歸勺孔川汲孟淵挹朱子天光雲影與楓溪之故

老登亭舉白尚有以竟其說焉是為記

歸樂窩記

歸樂窩在邑西郊新河司訓歸樂翁致政時作也其地自大蜚山吞吐起伏而來盡於藍溪之北岸窩去溪五七箭適夷曠幽蔚之處四山交互環抱若翠帷然窩惟築土為扉横木為棟高一丈又半廣如之深倍之廉以石甃以磚塈以堊皮閣上有書數百卷琴一張棊一枰壁之下壺矢一具茶竈一所中有几几之上研墨紙筆

各以位置窩之外有田數百畝有自耕作者有畋諸人
而收其税者窩之後有園數十區平而腴澤者藝以桑
麻蔬菜高瘠斜坳者樹松竹牆下植桑柘百果園之南
稍東與其北之東隅有池二口南蓄水養魚北雜種菱
芡芰荷池畔多幽草畜黄雞數十牡牝此歸樂窩景物
之大都也翁初出教于台自台而移于雷又移于新河
今又移台雷新河之教以歸教其四子而長子庭椿已
著錄邑庠矣每天朗氣清翁冠竹籜冠服葛巾衣著芒

屨曳槁藜杖遊於塍隴間童僕大小五六人有驅牛而耕者有荷鍤而行者有傴僂蹊徑間而芟草者有汲水者有擔籃盒而餉者翁行而視視而立倦則班茵而坐客至隔籬而呼翁顧而笑笑而起迎客入窩中呼童引泉瀹茗烹雞取魚摘蔬果酌酒賦詩鼓琴彈碁擊壺以為樂酒醉則攜手散步於園池之上度麥隴穿竹徑轉過松林桑塢之下賓主兩忘景物俱化不知人世間何樂如之此歸樂窩之所名也雖然天下山川景物之美

何限豈獨一歸樂窩但世之人多售身於軒冕老死而不知歸閒有歸者猶營營馳逐不已雖山川景物日羅于前皆不知其為可樂以此翁觀之奚翅天淵耶翁姓何名添字長益世居學宮之旁倡父老重興臥龍橋者此人也因是窩故自號為歸樂云

屏山家廟記

鄭之受姓始於周宣王母弟友分封滎陽徙新鄭卒謚桓公者天下諸鄭之祖也梁陳閒莊露淑三公結廬南

山倡道於莆時號南湖三先生者莆陽諸鄭之祖也後淑公徙仙遊之輋橋又為仙遊諸鄭之祖至祕書郎元瑜公始遷于西鄉屏山之陽地名上鄭至今因之是祕書公實吾屏山鄭之祖也入國朝有三秀公生今贈嘉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清泉居士暨謙齋二人方在繈褓閭遂以縣戶尺籍應天年三十六而卒戶外田園多為他人有所存者僅廳堂一所露柱交梁如官廳然蓋時制所禁者用是幸免夫人陳氏孀攜二孫以至成

立故終清泉兄弟之世未能復舊宣德正統間先君子封翰林院檢討累贈嘉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松菴府君始大恢拓田業屋宇右於鄉邑舊之官廳改造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松菴幼時清泉公攜居宅柄別墅正統末宅柄居燹又復屏山謙齋之子詔賜壽官直菴處士者松菴從父弟也天順間與其弟質菴稽田作室相為頡頏紀在告中每談及家庭故事曰汝祖清泉居士者吾伯父也吾父謙齋先逝吾方六歲未有知識清

泉自宅柄恒日一至耕耘失候輙欲杖其僦業垣牆牲畜無不省閱視吾兄弟無異所生清泉殁汝父松菴與吾出入相隨飲食相呼户役差遣不相及視吾父無異同胞言訖輙流涕成化初松菴殁紀迺與伯兄介軒謀以官廳之祠奉始祖暨應祧有服未盡者之祖别立家廟於義聚堂之東堂五間中祀三秀清泉松菴兩旁各兩間以待松菴諸子若孫後來之昭穆也又兩旁亦各兩間為祭器衣服諸庫階下深三丈餘闊十二丈通覆

以屋為家衆序立前為露臺兩旁植以荔子樹臺下為沼活水養魚沼外為大門外亦植荔樹東西翊以兩廡後為影堂肖像先世之神于板壁横閣盡堂之兩旁中為穿亭亭兩旁為臺以植花果經始於成化丁酉冬十月落成於又明年已亥十有二月割田五百畝以共祀事弘治丁已春介軒之子欽應貢過南都謂家廟之建幾二十年矣不有以記其事曷以垂訓將來夫人道莫先於孝孝者何生事喪祭三者而已然不能生事而能

喪祭未之有也蓋人子之身父母之遺體也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父母精神會合之中凝結而成者喘息呼吸氣常相通故古者孝子於父母之在高堂也朝甘暮旨以致其養兄友弟恭以樂其志父母有怒則下氣怡色左右承順務得其懽心而後已但見父母無有不是而務盡子職之當爲焉父母既歿則朝夕哭奠几筵食時上食而極哀痛之心既葬而祔於家廟也則每晨旦望之謁拜歲時之祭薦而極追慕之誠夫父母不得

長存故哀奠以代甘旨几筵不可長設故祭薦以代哭奠唯先有生事之孝然後可以奉几筵有哀奠然後可以奉家廟不然龕數雖備主櫝雖設亦虛文而已近世人子孩提之時良心未喪猶知父子之恩及既婚娶之後異姓相離甘旨不必言也爭財奪産兄弟仇敵必執己之是而懟父母之非使父母怨恨不釋以如是之子而哭奠而祭薦其心果在於是乎以父母之親且如是況祖宗之遠乎其父母之在几筵家廟亦安之乎故曰

不能生事而能喪祭未之有也然則人欲立家廟者必自高堂之甘㫖始不幸而甘㫖有所不逮則眉蘇氏譜亭記有云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婚必告少而孤老者字之貧而歸富者收之其不然者族人共誚責也清泉松菴之遺德乃吾子孫之所以有今日者茍能行之亦父母歿後之甘㫖也因誦之以為屏山子孫告

祭田記

王制大夫士宗廟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牲殺器皿衣服

不備則不敢以祭是祭之不可無田也尚矣吾家先世自三秀公羅戎難田業多喪宣德正統間吾父封翰林檢討累贈南京戶部侍郎松菴府君始自奮發事產右于鄉邑成化初松菴謝世吾兄弟又因松菴舊業而恢拓之迺籍常稔之田五百餘畝歲入租穀五百餘石以供烝嘗松菴子孫輪遞管收每年正旦四仲俗節除夜因事祭告墓祭每晨夕朔望酒果茶油香燭之費大率若干其餘每月會族與答應上官并子姪入學科貢婚

嫁喪葬重事先世古親禮節又其餘逐年修理冢廟鄭林并正廳公衆處所上世遺書器物又其餘則同族之親吉凶大事并親戚閭里大災患橋道傾圮量力而行其該管之人每年十二月初一日之會預造青皮簿將見收租穀某處頓若干某處頓若干實數與家長存照是日就開明年一年合行事目除祠墓祭薦常禮外其科貢婚嫁喪葬當年偶值者悉列于冊以時舉行其有未備逐月之會補議每年更要存留租穀三十石以酬

管收者之勞又如甲年某房管收則著乙年某人監管彼此查對相同其簿計祭物務要明白清切與衆同知不得挨前儹後別生弊端家長監管之人覺舉定罰夫祭田本為祭享而設今吾家祭田又及科貢婚嫁族黨等事者蓋是田松菴府君所創之業也松菴平日輕財重禮樂善喜施故因祭享之餘而旁及之所以成其志也其田畝租額祭物品數別刻碑陰

鄭林記

人之所以為人其始也禀氣於天受形於地形氣合則生及其終也魂升於天魄降於地魂魄離則死故孝子於父母之在堂也愉色承顔樂其心不違其志朝暮甘旨左右就養使飲食起居各適其宜所以養其氣而安其形也蓋必欲父母形氣保全長生不死然後有以盡其心焉不幸父母既歿則因其升天之魂立主於廟以棲妥之因其降地之魄則坎地為穴以掩藏之升者屬陽廟立地上順乎陽也降者屬陰穴坎地中順乎陰也

魂棲于廟則昭明焄蒿洋洋如在雖離乎魄而實不散
魄藏于穴則山川生氣融結相秉雖離乎魂而實不朽
故孝子既崇廟貌尤重墳塋其不忍死其親之意寧有
窮乎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葬於北方北
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喪母顔氏與父叔梁紇合葬于
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
弗識於是封之崇四尺國朝墓制一品墳髙一丈八尺
碑螭首二品一丈六尺三品一丈四尺碑首麒麟皆龜

趺是歴代崇重墳塋之制所以重父母之遺體也吾家鄭林在屏山世居之北坐子向午墓穴卜於宣德元年丙午今誥贈嘉議大夫南京戸部右侍郎清泉府君始歿時景泰辛未次兄邑庠生實齋歿甲戌始增闢三穴于兩旁左一葬實齋虚右二為封翰林院檢討今累贈南京戸部右侍郎松菴府君曁封孺人今累贈淑人吳氏壽藏封為馬鬛形高七尺廣二丈至成化丁亥紀在告中松菴歿葬于新闢之右穴越十年丁酉吳淑人歿

乃窆于松菴之左明年戊戌伯兄介軒歿又於兩旁左右各闢四穴左近中一穴改遷三兄竹庄之柩窆焉虛左三穴以待竹庄之配傅氏暨五弟得月之夫婦也右之左二穴葬介軒與其配林氏虛右二穴則待紀暨累封淑人黄氏仍舊形髙倍之廣倍其二皆琢石以固之初丁酉葬吳淑人時先期除地于墓南因山畫勢分為三層後為享堂五間皆石為柱後接墓階前臨露臺扁曰終慕為子孫歳時祭享敘立之位前為儀門横列七

閤前有覆亭亭之前鑿沼通橋旁植荔樹又前為外門牌樓扁曰鄭林郡守岳公季方來哭松菴時書也又前則神道祭田享堂兩旁直出皆為從屋高則書樓低則庫房庖湢之所從屋兩旁及塋域後山東西兩岡雜植杉松竹木茶果不下數十萬章蒼翠蓊鬱環蔭拱抱四時不改朱子所謂主勢之強風氣之聚水土之深穴道之正程子所謂本根枝葉光潤茂盛之說鄭林其庶幾乎雖然予嘗讀陳無已為徐甑君作思亭記于墓旁始

云子孫登斯亭者望松梓丘隴則思其親固為思亭喜
矣繼讀至賢不肖異思視林木思以為材視榛棘思以
為薪登丘隴思發其所藏又不能不為思亭之悲也夫
鄭林之喜不過如無己之所言鄭林之悲似非盡於無
己之所言而已也如今日吾家子孫内外長幼歲時敘
立亭堂之下者不下百人遠則三秀公陳夫人之遺體
近則清泉公之遺體又近則松菴公之遺體同此魂氣
同此形魄其始實一人之身也及異姓相聚戶割門分

能無為雞豚細利而妯娌相詬乎能無為小忿外誘而操戈入室乎能無誶箒色鋤而寸帛斗粟不相容乎彼之所云丘隴之外物也此之所論父母之遺體也遺體一傷則父母祖宗之魂魄形氣其能安乎故曰鄭林之悲非盡於無已之所言而已也鄭之孫子盍並思之

焚黃記

昔周公制禮春秋有事于祖廟則設其裳衣以授尸而象其生存後世帝王亦以追封冠服圭履之類悉藏于

寢廟時享則陳之其尊祖敬宗之意至矣盡矣先儒於追贈之禮則擇日出主奉誥勅宣讀于前改題新御仍預謄文于黄告畢焚之近世士大夫主題祠堂黄焚墓所又以粗惡練製衣煉米珠以為冠飾并黄焚之於禮兩無所得紀竊惟馬前歲吾父封翰林院檢討松菴府君受誥加贈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吾母封孺人加贈恭人時已精製員領靴帽并女袍翟冠同誥軸齎送于家令子姪如禮告廟宣謄改題冠帽衣袍别以椑陳于

主旁不墓不焚俗始異而終信之今紀以戸部侍郎考
滿叨恩追贈吾祖清泉府君吾父通政府君皆為南京
戸部右侍郎祖妣謝氏柳氏妣恭人吳氏俱為淑人誥
軸已領紀因乞恩祭掃親奉還家并三品袍帶二襲淑
人冠袍三襲皆朝官命婦之所穿戴者已詣家廟行禮
如儀茲錄以示後世子孫俾將袍冠之類收封神庫有
事家廟出而陳之庶幾禮義不失而孝思常存周公復
起必從吾言矣

一鶴記

大司徒水崖翁先生之仲公子守文名其讀書之所曰一鶴甫之薦紳從而歌咏之敘述之有謂其形癯體脩雋次閒逸昂昂士類中如鶴之在雞羣焉况巳志也有謂其詩魔奔駃筆意顥横無以自檢託鶴為徒餐碧醉青舟汀籍草呼取江南風景遨巡出入几硯間以自娛與物相忘有謂大司徒章服之所繡繪上逮六桂廟貌之閒皆被服章佟君寵也公子併錄以質於予予曰公

子名鶴之志果在是耶子聞鶴僊仙也始生二年落毛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又七年晝夜十二鳴中律又六十年不食物色雪白又百六十年聲交而孕又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莫能究其所終士君子民之秀也十五年而進學又十五年而立又十年而不惑又十年而知天命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不踰矩亦莫知其所以然者公子其民之秀與朝呼鶴出夜抱鶴卧行而鶴隨唱而鶴和淨几明窓引鶴而坐始叩鶴曰汝毛落耶

鶴應以諾公子于學其志愈篤又叩鶴曰汝欲摩雲耶鶴鼓斯翼聲徹天門公子獨立卓然出羣又叩鶴曰汝學舞耶汝應節耶鶴奮而唳遺音清烈公子之學志融理徹又叩鶴曰汝鳴中律耶汝白如雪耶鶴則氣和體潔既清而絕公子之學洞見天德追夫孕而不食公子是質聖學門牆所造是極鶴之節隨年而堅公子之學因鶴而進則是鶴其公子之良友乎其愛之酷味之深終身莫能易之者宜矣公子他日德成名立清江之上

披雲破浪而出沖天之蜚驚人之鳴海内之士仰德業而瞻文彩者莫不曰江漢秋陽皜皜潔白是鶴之助不亦多乎則夫肖貌遨遊誇榮録耀其所以知鶴者亦淺矣公子曰然遂書為一鶴記

卧龍橋記

是橋始名安利在邑東三里石鼓山之麓宋嘉定間陳讜所造明永樂初災於火至成化乙酉邑之耆老相與謀而復之橋成落讌其上以其氣勢崢嶸如龍卧淵中

且其地相邑治屬東方七宿故改今名疊石水中以承梁者墩墩十有五存其舊者五因其舊址而改造者也闢其地而新增者三墩盡處爲岸者爲馬頭馬頭二因其舊者一兩墩之間通水者爲門門十有四水中伏地以負石者爲地牛松木爲之根千八百有奇墩高二丈四尺石十有八層順水直置者爲楣楣石八百二十截水横置者爲鉤鉤石倍三而又半墩頟承梁處石横出兩門如階之級者爲挑挑石三層五百有八直者亦爲

楣楣石二層百六十有四小石旁午於中者不計焉横木於墩上者爲梁梁大徑二尺四寸有竒門置六梁或八梁計九十有六梁之上承土及甎者爲棧道爲枋五百四十二棧道之上覆以亭亭三十四閒楹一百四十有二棟加楹之數百六十有六圓者百七十匾者百三十有八梁少棟之數百有七十圓者七十匾者六十八楯千四百有竒遮陽百六十餘丈小木如拱如斗如梲如闌杆之類不計焉凡八萬六千有竒瓴三之一甎十

之一亭盡於橋舊址所至凡十有二門下皆木梁有棧道不亭者四門皆石梁梁十有六西岸之馬頭後為洪水衝齧攻鑿為門疏水勢也石工鏨琢者錯攻者礱輓者梯升者鈉者鑱者凡六事九十有八人木工斧斫者錐鑿者引繩墨者操尺丈者解鋸者鏈者鑽者凡七事四十有三人隄工鍤者木柵者壘者甃者凡四事二十有六人力於勸募者三十有六人嘉禾鄉九人得粟千二百斛白金二十兩修德鄉十人得粟六百斛白金十

八舠唐安鄉九人得粟四百斛白金十五舠歸德鄉八人得粟八百斛白金十六舠銅錢布帛賈隸金數外有舟人每經穀斗積二百四十斛有奇行客有錢積十有二貫僦直石工三十斤食穀二千四百斛木工三之一隄工如之鏝工三千之二集事鬻材落成勞賞之費不計焉是皆出諸父老之勤勞而余先君子松菴居士泊柯歸樂先生與知其簿會沙門曰惠陽者實經理之治事於成化乙酉十一月成於辛卯六月首尾凡七年迺

寒溽暑水潦休暇之日居半焉夫橋特一利涉之具爾山川形勝未必皆由於此然宋時吾邑衣冠文物甲於閩中是橋適極完壯橋之力亦不可誣也今日之橋亦嘉定之橋也余於茲有待矣雖然崇清公之嘉定至今三百年餘其名藉功載猶有可考故今日得以因其舊址而復之異日視今猶今之視嘉定也故書其事跡大都并名氏于左方以詔後之人是為記

又記

凡物之有顯晦時之遇與不遇也按是橋為陳崇清所造崇清生紹興甲寅去予生三百年嘉定戊辰致政十年之間連成石馬與此二橋去余僅二百二十年閒其廢蓋在永樂之初去余未三十年也天順末邑之父老謀欲復興顧無托者適余翰林檢討賜告入山閱辭見委始事於成化初年乙酉收功於明年丙戌以在告名曰臥龍工程次第悉載舊碑成化末予起告中未數年橋之北岸為橫流衝齧圮而修修而復圮余乞恩歸掃

吾郡太守陳公效二守談公經節推羅公鳳柱顧山中經見圮跡相與咨嗟久之廼以仙民原勸助寧海橋財縠移共工役時予方起埽中又顧無可托者會本府知幕何公滔公出還任以其嘗署邑治橋民素予來檄其成功相翳處增疊圈門若干以疏水勢又甃石爲隄長十八丈高八丈以俾形勢之低薄而橋之固完視成化初年又有加焉以在邑治之東改其名曰青龍方宿也夫宋之嘉定橋一顯崇清致仕時也至永樂初則少晦

矣成化丙戌又一顯子得告時也弘治之初又少晦矣今日又一大顯子之歸掃陳之枉顧何之還任也夫時遇則顯不遇則晦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唯君子處之有道則顯可終而時無不遇矣豈獨一橋云乎哉是為記

南湖記

邑治在飛山南其南為學宫飛山西原有水混然出里許滙為大澤以在邑治之西名曰西湖餘波南流繞學宫之南東注迎仙館瀠洄如之以在邑治之東名曰東

湖學宮之南西湖東注之所經者其環如帶俗呼為環帶水西湖多植芙蕖有宋盛時衣冠故老休致林下者每夏月芙蕖正花買舟載酒遊泛其中舟楫往來歌聲倡和西湖清風香氣交接亦仙溪一大奇觀也自元以來環水決而南注二湖水脈始不相通居民因侵為田而湖徒壅虛名而已天順閒邑庠教諭泰和歐陽瀋因考縣志嘆溪山之不古若乃謀父老茅宏贊等於所決處甃石築土為堤以障餘注西湖之水環流如故蓋取

土則地窊隄髙則水深舊之如帶者今皆沮洳矣因改
今名而紀記之紀以山川完缺關氣運之否泰人才之
盛衰自古有是言也是學原在邑治之西今城隍廟是
也宋咸平閒始遷于兹咸平之後忠惠正簡諸名公顯
相頂背相望勲業名實照耀古今今蓋適西湖環帶時
也今如帶者湖南注者東咸平後則又完矣諸士子沐
浴聖澤於斯吟風弄月詠而歸於斯者當何如耶然紀
聞士君子一言實造化之樞紐天待之以清地待之以

寧萬物待之以育世運待之以亨嘉諸士子有得於是則可以挹仙溪之竒觀而謝之曰我造汝者也非造於汝也則咸平以後諸公特宋室之人才而已因書此為南湖記以俟後之君子云

東園文集卷六

東園文集卷七

明 鄭紀 撰

序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介軒王公八十序

弘治乙卯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致仕三原王公介軒年八十某月某日其初度之辰也先期其子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承佑將乞恩歸省以為公壽南都文武公

卿大夫咸賦詩助其侑觴退紀為序紀以天將壽人之國必生老成人以延其命脉焉彼老成之人非能移其齒數以益之也其言行政事皆上天至理之所存人君得之則君德全下民受之則民生厚國家命脉雖出於天而斯人實造之也昔三代之時享國長遠莫過於周其八百餘年之天下雖曰后稷文武世澤深長然當成康之時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迓休定命之力詎可誣耶自後享國惟漢有天下四百餘年唐則幾於三百

宋則三百有奇雖創業中興各有賢主然中公之勸力行狄梁公之復唐祚韓范富歐諸公之定儲靖國縱非周召之偶而社稷之功又可誣耶公正統辛酉領鄉薦戊辰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歷大理評事至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乞骸之疏凡十餘上始得致仕未踰年今上即位復遣使召陞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幾六載疏又十數上始得旨賜寶鈔乘傳還鄉有司給輿米公自登進士至致仕食禄四十六載歷事五

朝職銜十有九轉享年八十國朝以來元勲故老百無一二殆亦天地間氣之所生歟或者謂公為郡守辯獄賑飢全活數萬民方伯平盜止殺保障一方廵撫之挫權奸止貢獻民受實惠督河之疏通漕運參賛之培植根本冡宰之薦賢為國杜絶私門與夫論諫諸奏章無非格君心厚邦本之藥石公之德澤如是此其所以得壽也或又謂我太祖高皇帝以布衣登萬乘掃夷狄以清中原撥反弔伐之功湯武視之當有慚德三代而下

不足言矣故天欲延國朝運祚過於往古萬萬必得多壽之人為之輔翼此天之所以壽公也予以謂天非為國家而壽公固不足以知天謂天徒為國家而壽公亦未足為盡知天也盖天素有壽國之意特難其人耳於是鑒視百僚惟公德業足以當之此天之所以壽公而公之所以得壽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其斯之謂歟雖然古人有致政家居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者有致仕十有五年猶著諫疏百二十卷以上者公受

上天壽國之寄不知今日林下以為何如

壽履素陳先生七十序

履素居士邑之蜚山人生於洪武戊寅距今年閱春秋七十矣鄉人榮之相與崇殽載酒禮居士之廬以為壽謂予宜有言以張之予觀上世之人有數百歲者中古時猶有百餘歲者秦時有人避亂入山中不通人世亦有二三百歲者今之人至七十而上則閭里傳誇以為稀年而壽之國朝每加恩海内必優寵有差盖以得之

者少故也是豈造化之窮不足於賦予歟或人所養之失其道歟皆不可得而知也予嘗驗諸火與木焉如紅爐置於暗室不扇不颺則光焰終日移于疾風之中不旋踵而寒灰矣木生深山斧斤牛羊所不至則聳壑凌霄大者百圍小者合抱歷寒暑星霜不能計其久近若膚村達徑則不待拱把而摧腐無遺矣是何也得其養與不得其養故也予在庠時嘗友居士之子景猷見居士與人為禮必磬折以為恭與人對坐終日手足不移

與人言聲音似不欲出唉或尊禮之報必加不敢後橫逆相臨受而消之不介于懷時多指目之以為迂以為愚以為怯為懦為鈍為拙予時尚幼亦未窺居士之門户也及往歲得告歸謁鄉之父老首及居士之門目其貌耳其言與往者不殊尺寸然後知居士之迂之愚之怯之懦之鈍之拙正予數年涵養修飾而未能者每歲舉行鄉飲居士處賔介之位十有餘年去歲行禮有期有司戒宿如故事居士稱疾不赴邑中士大夫咸相謂

曰不得陳履素為賔鄉飲可勿舉也有司力起之衆望乃憫嗚呼予閲人多矣如居士者僅見於今日是所謂暗室之火深山之木者七十之壽豈足多哉然予聞居士之先自萬泉公渡江而南歷唐宋元至于我朝代有顯人如郡守肇慶公直學心田公縣令上村公或置學田以培士彚或造仙溪橋以利涉鄉人至今思之不衰居士於天順間與修腰帶水以壯學宮而用力居多是即增學田之意也今修安利橋居士雖與諸父老同事

而用心獨勤是即造仙溪橋之意也居士與肇慶諸公生異世而舉動每相似然則居士之迂之愚之怯之懦之鈍之拙殆亦肇慶諸公有所發之歟是居士之壽亦肇慶諸公之壽也居士能以肇慶諸公之壽為壽後之子若孫若曾若玄能如居士之於肇慶諸公則其壽又居士之所為也居士與家君松庵生同甲子而家君差長數月予既壽家君於堂上退即屬居士為壽之文居士繼此等而上之踰七而八而九而至於百歲則予每

壽家君之後而居士之文又可以次第而成也若居士之子之孫之曾之玄有如居士之壽者時予則老矣恐不腆紙筆即今日之文亦可以壽之矣因預祝於此云

贈宮保閔公總憲內臺序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公簡卿天曹有旨議代廷臣僉拔卿亞資望深重者以聞上意代兹固難代代者亦難留中月餘欲起先以是秩致政者得免代遷臺諫交爭廷議遂以公名進制可赴召有期南都公卿大

夫閩餞于石城門外守備魏國公倡詩為別左銀臺吕君秉之集而成卷退予敘于右方予以天之生人不能皆君子未免有小人雜於其間人君之用人亦不能皆君子但君子其長官足矣葢君子小人迭為進退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盛則君子衰理勢之必然也在易復之初九一陽始生於下其力尚微然羣陽因之彚進積而為臨為泰而至於夬則變為純陽矣姤之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害未見然羣陰因之彚進積而為遯為否

而至於剝則變爲純陰矣宋至道景德間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執政故慶歷以來韓范富歐相繼而起羣賢滿朝熈寧間王安石執政則章吕曾蔡之徒亦相繼而起是文靖蓋初九之復安石則初六之姤也今臺諫之爭廷臣之拔帝心之簡必得公而後定其得抑姤扶復之意歟公由天順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歷副使按察使都御史迺者自總督兩廣軍務召還爲南京刑部尚書未一載又有是命歷官三十餘年勲階十有餘轉端方

凝重始終一節其臺端之表儀廟堂之風裁不必言矣十三道官僚方以獻納激揚為務又得公以綱領之則吐氣揚眉價增百倍親昵無幸位疏逺無遺材羣賢濟濟布列中外豈但如慶歷以來數君子而已耶雖然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茍非積其誠意以格之于先使君心純於上則所進未必為所用所用未必皆所進徒汲汲爭辨於可否之間非予所望也公姓閔名珪字朝瑛淛之湖人

贈都憲陳公廵撫延綏序

弘治庚申秋延綏缺廵撫天官卿以南京大鴻臚陳公本仁名請上簡公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勑便宜行事其權任可謂專且重矣按圖志陜城之北為延安為綏德延綏之北為榆林城榆林迺廵撫行臺整勑兵備之所太監總兵叅將遊擊官軍咸在巳北則沙漠矣先此北寇内侵我師失律近之警報又急於前命下人多危之公獨曰君子生世當為國家分憂豈可以地方多

故爲慮耶遂促裝上道南都公卿闔席餞于都門之外復有詩歌以壯行色退予爲序予以古之將相初無定位後世文武分爲兩途國朝以都憲巡撫而總督軍務則合文武而爲一矣然兵法因地而施長江大河戰必以舟高山峻嶺戰必以馬平原曠野戰必以車此古今不易之通論也近世征戰之法率用馬步操江船隻亦備名數而車戰之法則寥寥焉愚意山陝地方高峻者多而平曠之處亦在在有之高峻則馬平曠則車馬但

便衝突而已車則行載甲兵止環營寨上可施弩刀下可芘士卒其利甚愽昔衛青破匈奴以武剛車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田豫以員陣車平代都是山陜用車之明驗也況車有大小大者施於平曠小者與馬并行髙峻彼胡騎蹂踐而來遇車上之刀戟弓弩必不復能進而吾之將士亦有所依附而不寒心不知此法可行於今日否也雖然此特兵車之盛而已茍覲容僨帥左右縱横粮餉恣其扣除資裝極其誅剥丁力聽其占役官

旗士卒垂首喪氣雖有堅甲利兵將安用之此則巡撫合文武為一之權受朝廷既重且專之責他人不得而與焉公以江西文獻之族生長邊輳起家進士昔居諫垣謇謇諤諤文事武備兼収並蓄今日之行豈但泰然不以為慮已耶聖天子可無西顧邊民可無内徙士卒可無前日之患者端有望矣是為序

送同寅强廷貴考績序

士君子處天下事唯於理之可為者為之而已矣能是

然後能自立於天地間若曰是利身吾趨之是任怨吾避之欲有所立也難矣君子非惡福而愛禍也以愛惡有重於禍福者且禍福係乎天非愛惡所能趨避也君子豈勞心於人所不能之事哉亦惟循其理而已予同僚强君廷貴南甸溧陽鉅族也永樂間世父徙籍滄州始為滄人以丙戌進士宰涇起為監察御史成化庚子巡按遼東時有權倖觀軍容恣威舞智擅開邊釁以邀功賞兵餉匱乏士卒疲苦君上章直指其罪詞語峻激

憲宗皇帝大怒下君獄理官順風㫖欲中以危法置君死罪不得狀竟戍遼越四年癸卯用言者賜還復原職致仕于家又五年丁未今上登極復起為山東按察司副使未踰年召拜大理少卿又未踰年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又未踰年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與予為同僚兹者合少卿僉都通政三秩為一考獻績于朝行且有日南都公卿各賦詩為别退予為序予以君向之巡遼也權倖之威斂漲天豈不知觸之必禍也君

以事之當行有重於禍焉得而避之及其戍邊也倖餤
猶存自分得保首領于邊足矣未幾得致政及其還鄉
也自慶以為得優游林下足矣數年擢令職然則前日
之禍固非君所避今日之福豈君之所趨哉亦曰循理
以事天而已予昔休槀山中仰君丰裁有年今幸與君
先後改官於兹接君之談論跡君之行事信盛名不虛
勲業不偶也然觀君所遭禍福視宦途之尋常進退利
鈍者奚翅天淵耶使當世士大夫皆能如君之為則權

門要路皆雀羅矣予於君之事而有感焉於是乎書

送太宰泉山林公奏績序

公與予同領景泰癸酉鄉薦公登成化丙戌進士歴官翰林春坊二十餘年弘治庚戌擢國子祭酒尋以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蓋在國學幾十年矣上以人材所以輔君而出治也國學育之銓曹用之茍所用非所育寧無枉乎乃移公吏部侍郎與今致仕太子太傅尚書屠公今叅賛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公同主銓課天下舉

人下第入監每三年登進士恒居新科之半入選之時公一一記其姓名材貌與二公相品題云某學行敦篤某材氣充贍某節操剛方某可掌風紀某可司獻納某可治繁某可治簡因材授任毫髮不爽未一年得人之聲聞于中外偶南京吏部缺尚書上遂以公補之履任以來與少宰楊公相與正儀刑端表率南都百僚顒然孚仰國家每有大事必會集商榷愽采衆論公發一言羣僚莫不悅從皆足培植基本滋養元氣非但小小補

塞其罅隙而已故甫三載而德業益隆聲望日著然古人三載考績首以敷言之試終有車服之庸公兹往其所以庸者乃聖天子之殊恩其所敷者則皆人人之所願聞也近年以來進士拜親民之官欲其重名器而立事功固善矣然超遷太速民無實惠寧不貫虚名於傳舍乎廟堂任老成之人欲其稽天謀而考古德固善矣然雜流入仕者率多髮禿囊空民何堪焉就中當有秉除變通之術以濟之否也公家庭之學受於先公之太

守傳於司馬之郎官玉陛之前自有對揚幸以教我將

為贈言諸公道焉

送曾學士致政序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南洲曾公士美三年奏最上疏

乞歸情懇上以侍從詞臣特賜俞允兼與應得誥命公

還至南都若銀臺徐君以中夏君廷璋諸隨公步瀛者

相率請文為贈夫幼學壯仕老歸君子立身之大節也

先生少游郡庠以文章馳名江右連不得志於主司因

貢卒業南雍成化辛卯領京闈鄉薦戊戌會試登正榜
殿試策對出人意表憲宗皇帝親擢第一甲第一人賜
進士及第拜翰林修撰尋言事忤權貴調南翰今上登
極召修憲宗實録陞左春坊左諭德三典禮闈未幾南
院缺長改令職掌院事往歲以年七十欲請休致士林
中咸以公狀頭人望學士清密之地朝廷不輕畀詞臣
得學士之封者百無四五公尚精力宜少待得推三載
之恩以盡孝思公黽勉共職至今年秋當最期至京陞

見後未引滿即上疏懇辭迺獲前命公喜形於色即促裝南還君子立身大節公始終無恨矣雖然昔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結社香山自號香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為遊賞之樂范景仁既退居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張嘉貞致仕不營家産有勸其市田宅者答曰吾為將相何憂飢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後適足為無賴子孫酒食之資吾不取也公兹歸結社山中有太子少保蹇齋尹先生國子祭酒冰王羅先生皆

詞林舊好也杖屨相隨詩酒從事南洲勝境獨不可為龍門乎野服不報自有舊俗子孫無賴之資可保其不為也此又老歸之後一大節也聊以公之歸卜之

送魏都檢致政序

弘治紀元秋八月南京都臺檢校魏君淑英以年踰六衮致政還鄉里道經于浙憲副仲禮其從子也延致外館予與同僚諸君往候之見其神氣怡怡笑語詡詡富貴功名畧無一毫係累態衆咸異焉予解之曰四時之

序功成者退消息盈虛理數之常也君蚤受庭訓遊邑庠卒業胄監如是之學講之熟矣且歷官都臺數十年更事益深閱人益多以所見聞質其所學其榮辱成敗之跡又驗之廣矣今日之處固所宜然或晋而言曰先生知魏君矣然而未深也龍溪為漳附邑濵海環山城郭幽野實晦菴先生舊遊之地至今俗尚詩禮民業畊桑故家文獻閭巷相望士君子經遊其地者咸有移家之愿況君生於斯長於斯聚族黨於斯禮俗之美實其

世業其在南都也引領南睇每曰九龍之山臨漳有臺我登眺也石獅之岊竹外有樓我棲息也東西二湖我釣游也屏山之石我題詠也龍江月池紫霞赤嶼我之筆床茶竈猶在也薦紳故老山翁溪叟又與我之相還往於諸景之中以共樂夫餘年者也跡則都城而心已岊穴矣居則軒裳而夢魂已杖屨矣況今得以適意而歸者乎予起而謝曰子之言是也成化乙巳予游漳時君始釋内艱正郎林蒙庵郡守劉思侃副郎盧深容大

尹董敦仁俱巳致政相與登臨覽勝倡酬終日之數山水皆几硯壺觴之所從事者今繞餘三載而道君之行藏遂不及此豈遽忘之耶殆不然予之所論君所以自得於中也子之所言君所以借助於外也使其中所得有未深雖方壺蓬島䄷陳於前香山洛社諸老日折簡以相招其能强之耶因兩其說以為君贈且以訊仕途諸君子云

宦途贈别圖序

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天之道也君子幼而學壯而仕老而歸所以順天也國子助教遺菴林先生文華領正統丁卯鄉薦歴邑博士至今官一握青氊幾四十年矣豪傑之士出其門墻者項背相望今年六十有六上疏乞骸骨上允之天官卿嘉其知退給劄令有司致禮先生裝潢為軸大司寇何公廷秀題于上方京之薦紳親友又别為卷冊繪圖分景賦咏累數百篇道淛其内弟少宰彭公鳳儀適廵視于此留話信宿為序贈别者之意

又丐余言以續其後夫模寫風景鋪叙情懷諸作盡矣
余又何言先生今致仕而歸處其鄉也或問仕與處鄉
孰難曰仕易處鄉難或惟予言之迂因解之曰官守不
加言責不及入則家庭出則閭里桑梓相過非親即故
有銜杯之樂無按劍之猜處鄉似乎易矣獄訟盈庭簿
書滿案亟則民怨緩則吏欺强宗豪右亂政奪法者攘
臂側目于旁仕似乎難矣雖然仕也者殊鄉異井民聚
觀乎下者望風奔走但覘一時之得失莫測平昔之淺

深故吾之信易孚而彼之心易感苟天資之美少自檢律則迎刃生風山揺岳動又平易以施之仁慈以發之則頌聲載道古循良之名殆可得而取也處鄉則左鄰右舍皆我比肩微言細行在其耳目欲興一善俗也彼將聚而訾曰汝之某事未善也欲倡一義舉也彼將指而證曰汝之某事未義也宗族鄉黨豈盡得其歡心乎少年無行豈盡無慢侮乎所識窮乏豈盡無厚望乎宽抑豈盡無求直乎妻孥豈盡無嘆咨乎田園㓹務豈盡

無適負乎是非毀譽豈盡無所動於中乎數者苟有一焉雖居鄉閭不能一朝居也是仕雖難未有如處鄉之難也雖然豈終無可處之道也老少安懷童冠浴詠此其上也鬻金會客結社賦詩此其次也如或不然惟杜門以謝客習静以怡神榮辱不知是非不聞以先我而逝者處餘年以先世遺我者遺子孫則又其次也如是亦未見其難也或惟且釋因書為先生贈先生茲歸先試其難余將繼至以觀其易

宦途贈處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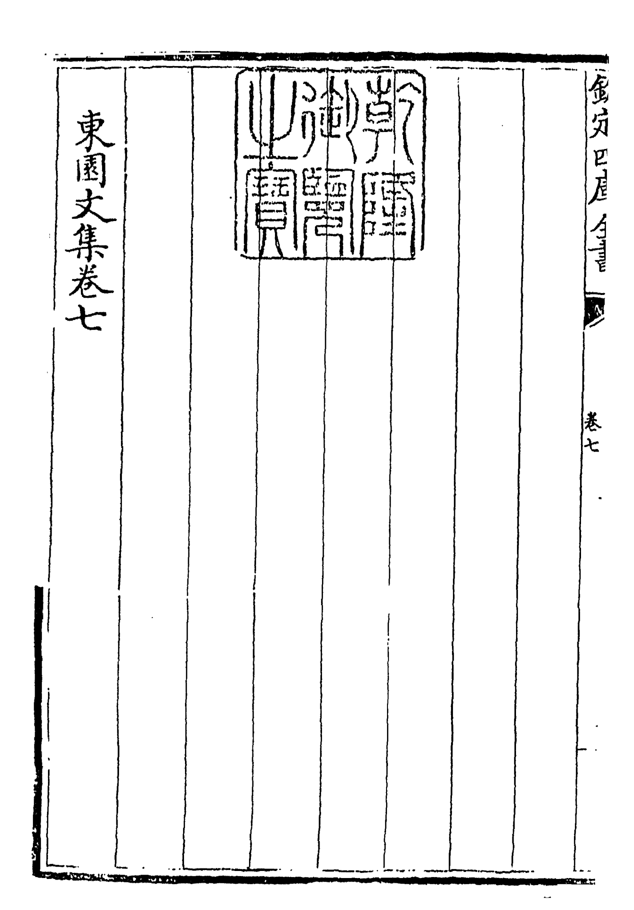
成化丁未予拜命兩浙至杭時省政則吾莆吳君思周叅之黄君汝器議之學政則予承其乏明年戊申今上改元三月閒虞部林君居魯以督榷至六月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從吾彭公以巡視地方至視予與思周汝器皆禮意甚洽初無纎芥形迹予輩亦忘其巡視也甫旬日從吾巡寧紹以及温處汝器以分方偕行無何四川少叅陳君宗調兩廣僉憲李君元鎮克

美惠州貳守林君仲璧皆以朝賀還雲南大叅方君宜約亦以拜除道杭思周與予合酒殽讌集潮鳴寺中諸君誇頌聖天子新政亹亹不倦傾戀之餘襍以鄉園舊事情懷懽甚翊日宗調蚤發弗及餞繼而元鎮克美仲璧俱行予餞于渕江驛仲璧以舟中有他客弗與因分俎品餞于舟中時與二君懽會不減潮鳴也是夕汝器以從吾有金衢之往歸自温處又翊日宜約行思周汝器亦餞于驛中予以理裝之衢弗偕乃追留之至晚予



携觴至居魯亦至相與傾倒者久之夜既深居魯歸去予與宜約共宿驛舍殆又不滅於元鎮克美之餞也是夜五鼓潮人報候遂得與宜約聯棹桐江以抵蘭衢再翊日從吾亦至蘭又得夜話舟中因知元鎮克美仲璧諸君皆得相見於衢溪之上明發從吾下桐江廵嘉湖以歸于杭予考較畢别宜約于衢亦歸從吾謂思周曰昔子路去魯謂顔淵曰何以贈我顔淵曰何以處我今吾與諸君十人于兹贈者半處者亦半豈偶然耶遂命

工繪圖首倡近體一章以寓聚會之懽又因原韻聯成五章以為諸君贈在處黨者如之予觀從吾之作氣象宏渾深得贈言之體予不揣有云去去蚤償經濟債還家莫待雪盈頭句甚拙而意頗真贈與處或可通用也圖成從吾敘于右方虛左以待思周思周於予為鄉榜長兄命服其勞遂書之異日宦途邂逅披圖而觀則湖山奇秀舟帆往還有客數人于于詡詡於江籬亭柳之間者即今日也



東園文集卷七